

观世界之变,察大国兴衰,解民主之谜

——评《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

卢春龙

在政治学中,很少有像民主这样被广泛研究。什么是民主?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民主观?什么样的民主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民主化实现的道路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都是困扰政治学理论界多年的问题。读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教授等人合著的《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这本书,便豁然开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一些认知的误区得到澄清。张树华教授的这本书紧密围绕何种民主观与谁之民主路这样两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了我们对于民主本质的科学理解,尤其对把民主与西式自由民主画等号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驳。对于民主发展之路,张教授以俄罗斯与乌克兰为例,剖析了简单照搬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危害,强调要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之路。

张树华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多年来一直研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他从苏联瓦解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失败进入了民主研究的领域。张教授是国内政治学界较早认识到西式民主观有内在缺陷的学者,较早提出了要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的开拓者之一。《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这本书是张树华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积淀与集大成之作,其中的逻辑与思想可谓是一以贯之,也体现出其学术研究不断推进、不断系统化的过程。

一、观世界民主之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①但是,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民主模式才是真正的民主模式。当今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占据上风,因此掌握着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左右了国际社会对民主的判断,形成了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现实的民主观。这一民主观就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民主的评价标准,并据此把世界划分为民主—非民主(或专制)两大阵营,形成了民主—非民主(或专制)的二元对立。

如张教授书中所言,西方国家对民主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最小化定义阶段,这一阶段由约瑟夫·熊彼特所开启,强调竞争选举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是多元民主的阶段,这一阶段由罗伯特·达尔所开启,在竞争选举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表达自由、结社自由等参与权利;第三阶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59页,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段是最大化定义的阶段,代表人物是拉里·戴蒙德,在多元民主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与自由。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民主体义以及测量工具就会发现,这些定义和测量工具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践,即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现实,具有典型的西方式“社会中心主义”倾向,以社会为中心来建构民主理论。同时,这些研究都受行为主义科学范式的影响,强调自身的测量与评分过程是价值中立的,遵循了客观公正的科学原则,试图以科学的价值中立来普遍化自己的发现。这样的做法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所谓的科学发现,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国际话语权的主导性地位,因为在这些测量结果中,中国的政体得分都非常之低。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就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是属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阵营。

为此,张树华教授强调必须澄清西方民主观的错误,他指出,西方的民主测量工具都是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事实,无法有效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换言之,这些测量工具的效度存在重大瑕疵。因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观忽视了非西方地区的民主实践,忽视了中国的鲜活民主实践。最后,张树华教授得出结论,必须坚决反对西式民主观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和西式民主一元论等意识形态偏见,打破对西方民主话语的迷思,坚持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观。

二、西式民主化之缺陷

民主观是高阶问题,民主化的理论是低阶问题。民主观是旗帜、方向,如果民主观是错误的,那么基于这一错误民主观所设计出来的民主化道路也不可能成功。在西方中心论和西式民主一元论等民主观思想的指导之下,众多西方政治学者从李普塞特开始就聚焦于如何实现西式民主?实现西式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民主化过程中不同政治行为者发挥了何种作用?围绕这些问题,西方政治学者产生了一大批民主化研究成果。诚然,这些成果一方面确实加深了我们对于民主转型以及民主条件的认知与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成果本身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如张树华教授在书中所言,西方国家把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偷换成了民主化,把民主化等同于政治发展的目标,这就丧失了政治发展的丰富内涵。而且,这一偷换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西方国家不需要政治发展,因为他们是西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只有发展中国家才需要政治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是非民主的。按照这一逻辑,民主化研究就变成了政治发展的中心议题。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理论错误地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化的终点,围绕着这一目标,西方学者产生了一批理论来探讨需要具备的条件、行为者的策略、转型的各个阶段与巩固等问题。

第三,西方的民主化理论坚持线性发展时间观,人为设立了传统—现代、专制—民主等二元对立的阶段,并鼓吹民主化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普遍发展规律。更为具体地说,西方理论家设计了一条从专制主义到威权主义最后到自由民主主义的线性演变路径。

第四,西方的民主化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西方学界围绕着民主化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被西方国家作为标准和可行的操作手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援助、无息贷款等手段作为诱惑,或通过经济制裁、武力干预等手段作为大棒,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这些民主化理

论发展政治民主。

发展中国家如果遵循了这些民主化理论所开出的药方,其结果要么是政治衰败,要么是陷入政治乱局,鲜有成功的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①张树华教授《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一书,对西方民主化理论的本质进行了认真解剖,挖掘了其中的逻辑缺陷。

西方的民主化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分析转向微观的行为者分析的过程,在诸多行为者中,精英阶层往往被认为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因,精英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民主化的最终结果。然而,这一精英的博弈模式,往往是以国家为中心,而忽视了社会的一般参与者。该模式假定社会的不同阶级或阶层可以被少数精英代表,并且,社会的不同阶级或阶层可以从精英的战略选择中受益。因此,这一精英的博弈模式强调的是精英的个体行为而不是社会不同阶级的集体行为,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精英战略行为者,而不是阶级行为者”,强调的是“作为国家行为者的精英参与者,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阶级参与者”^②。因此,张树华教授在书中主张,对民主进程的研究必须要考虑阶级的因素,让阶级重新回到民主化研究的中心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阶级本质以及民主的广度与深度与一个社会中阶级力量对比是密不可分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无论怎么标榜具有普世性,究其本质,它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有产阶级的民主。

三、解民主之谜

张树华教授指出,发展本国民主必须要打破对西式民主的迷思,坚持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为相信西式民主,最终导致了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的悲剧。而原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一味推崇西式民主化发展道路,推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搞休克疗法,实行议会制与多党竞争,结果把俄罗斯搞得一团糟,经济上走到崩溃的边缘,政治上腐败丛生、派系林立。而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一味听从西方专家的建议走上西式代议制民主之路,造成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在政党竞争中,以民族为基础的政党为了吸引选票,制造身份认同对立,形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大民族之间的斗争,在民粹主义的推动之下与俄罗斯走向了武力冲突。政治道路与制度的选择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③。

西方学者把自己的民主观普遍化的时候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那就是西式自由民主是建立在西方独特的基督教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如果脱离了这个文化基础,一味去搞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很少有成功的案例。目前成功的民主化案例一般具有如下特征:英属殖民地的历史与基督教的文化。

西方学者在分析民主化的发展道路时或者在提出民主化理论时,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坚持线性时间观,坚持专制主义到威权主义再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线性发展道路。而且,他们认为时间是一个可以拉伸也可以压缩的概念。西方民主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才先后学会了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大众的政治参与、福利的分配,先后实现了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福利民主。而且,这三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59页。

② Evelyne Huber and John D. Stephens, “The Bourgeoisie and Democrac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Social Research*, Vol. 66, No. 3, 1999, pp. 759—788.

③ 张树华:《制度兴衰与道路成败:世界政治比较分析》,第249—2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个目标之间有着非常长的时间跨度,现在的民主理论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建设的时候,往往是三个目标同时推进。这就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大都走向了失败,在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时候,就想着福利分配;在政治精英还没有学会竞争的时候,就想着大众参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我探索,既不死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理论,也不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坚持寻找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民主发展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观。诚如张树华教授所言,“中国的发展突破了西式民主一元论逻辑,重新定义了民主,形成了新民主观,实现了政治的全面发展”^①。

张教授认为,中国的新民主观有五个基本特征:自主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稳定性,中国的政治发展秉持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包容性,是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其中,稳定性体现在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序的政治参与、法治与民主并行、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发展性强调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避免了民主的单兵突进式发展;持续性主张政治发展要按照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总体事业的部署而连续进行,依照规划逐步展开,而不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好高骛远;协调性体现在政治发展价值目标(民主、秩序、效能)的协调与平衡,也体现在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协调;包容性体现在全面政治发展的政治理念上,超越简单的选举民主、西式的自由民主说教^②。

四、结语

张树华教授从苏联与俄罗斯的失败教训中,发现政治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由此,张教授反思了原苏联与俄罗斯在民主道路选择上的巨大错误。这就提醒今天中国的学者在思考民主问题时,首先要深入思考选择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坚持什么样的民主观。因为民主观是高阶问题,是立场,是方向,是旗帜。

张树华教授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这从他多年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其对民主观的全面认知也在多本著作中得以形成。在这本书里,他系统总结了中国的新民主观,强调我们的民主发展具有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包容性,是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国的新民主观丰富了人类社会对民主道路的探索,也丰富了民主的内涵与理论认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发展道路。因此,新时代的政治学者需要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共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流派,对于政治发展道路发出中国声音,与西式民主观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

作者: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8)

(责任编辑:阳军)

^{①②} 张树华等:《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第445页,第412—4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